

不久前，在本地校园有一项文物资料展览，其中展示了1945年“五·一三事件”的剪报与相片，引起不少人的关注与兴趣。“五·一三事件”在本地学生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，也在新马反殖民主义社会运动史上占有重要位置。时隔半个世纪了，人为的掩盖，资料的欠缺，许多人并不了解当时的实况。本刊刚好收到若干有关“五·一三事件”的文稿，叙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，乃决定登载，希望对人们特别是较迟出生的青年人，认识过去，把握历史，会有帮助。至于“五·一三事件”过来人，也可当作史料来读，回顾那一段令人激动的经历。

——编者

## 山岗歌声依然嘹亮

——“五·一三”学运过左了吗？

贺中

有位年轻的读者，捧着《浪尖逐梦》和《巨浪》两本书，来到我面前，问道：“你是贺巾先生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他质疑道：“你在《巨浪》中描写的五·一三学生运动属实吗？”

我说：“基本属实：尽管人物、故事情节是虚构的，有关的历史事件却是真的。”

他把两本书摆到桌上，说：“《浪尖逐梦》的主编在总序中（36页）明确指出：五·一三学生运动是过左的冒险机会主义行动，而你在《巨浪》第七章《山岗歌声》中却高唱：‘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’，这岂不是大相径庭吗？……”

“小伙子”，我说：“当年五·一三学运斗争取得胜利是事实！”

看着眼前这位青年的认真态度，实在可爱。我必须耐心、和气地与他交谈，使他明白真相。

当年殖民主义者施行紧急法令的黑暗统治，对于和平请愿的学生血腥镇压，他们这一代人是难以想象的。

我说：“你看，当年英殖民主义者动用46万军队，镇压马来亚的民族独立运动，达不到目的，便以《人力动员法令》征募青年入伍，为它的肮脏战争卖命，我们能答应吗？我们已在抗日时期，耽误了将近四年的学习时光，于是，要求在学期期间暂免服役。这是合情合理的，却遭到镇暴队的蛮横殴打，数十人受伤、被逮捕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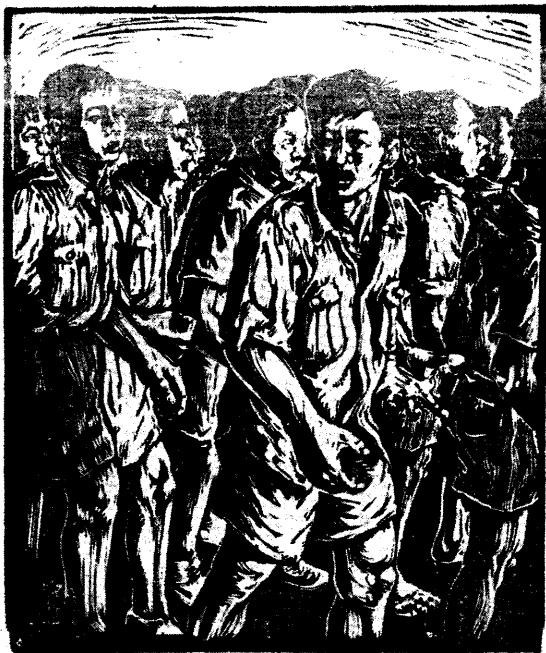
“所谓过左，说的是超过适当的限度，而采取盲目的冒险行动。但是，五·一三学运完全不是这样。你看，警察殴打无寸铁的学生之后，激起了社会人士包括舆论界的不满，纷纷起来严厉谴责英殖民当局。要是学生做得过火，民众也不会支持。这是历史的真实，当年参加请愿的有千多人，岂容我一人胡说！”

# 控訴

(木刻)

原载《耕耘》第五期

—明—



年轻人低头沉思。

我接着说：“事后，当局答应我们派代表，与它谈判（间接的），但是，它却突然宣布华文中学提前放假，并派警察驻守各校校址，同学们为了切身利益，被迫到中正总校和华侨中学集合开会，殖民当局企图阻挠、驱散，并以停止供应水、电作威胁，最后甚至出动最恶毒的一手，制造谣言，企图挑起民族冲突。”

年轻人叹道：“真是危险呀，事态的发展……”

“但是，我们的采取的是有理、有利、有节的做法，获得了各阶层人民、甚至英校同学，包括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成员的同情和帮助。当局在我们绝食了两天之后，被迫答应准予学生缓役，我们便结束了五·一三的斗争。虽然‘免役’改为‘缓役’，没有获得百分之百的胜利果实，但也适可而止。接着筹组‘中学联’，负责维护同学们的权益。至于以后的学生运动要如何评价，那是另一回事，不能马虎、混淆！”

（事件的余波，当局还个别迫害适龄同学，并对学生骨干进行秋后算账，等等。）

“但是”，年轻人强调说：“这个意见是有权威的人士提出的，这难道还有问题吗？”

“笼统地说：五·一三学运过左，是不能令人信服的。我认为；至少从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二日开始，直到六月二十八日为止，斗争是适当的。”

年轻人说：“五·一三学运斗争已过了半个世纪，但参与的人许多尚还健在。”

“对！”我说：“让他们说说：到底五·一三斗争过左了吗？”

年轻人含笑地点头，捧了两本书，说声“谢谢”，走了。

历史上总有这样的现象：个别政治家或历史学家的评论，与广大民众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别的。

但无论个别人如何喋喋，山岗歌声依然嘹亮！